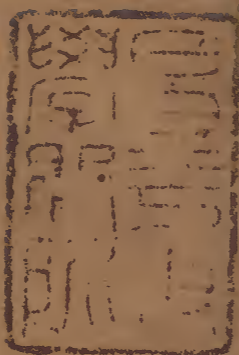


晦菴詩文抄

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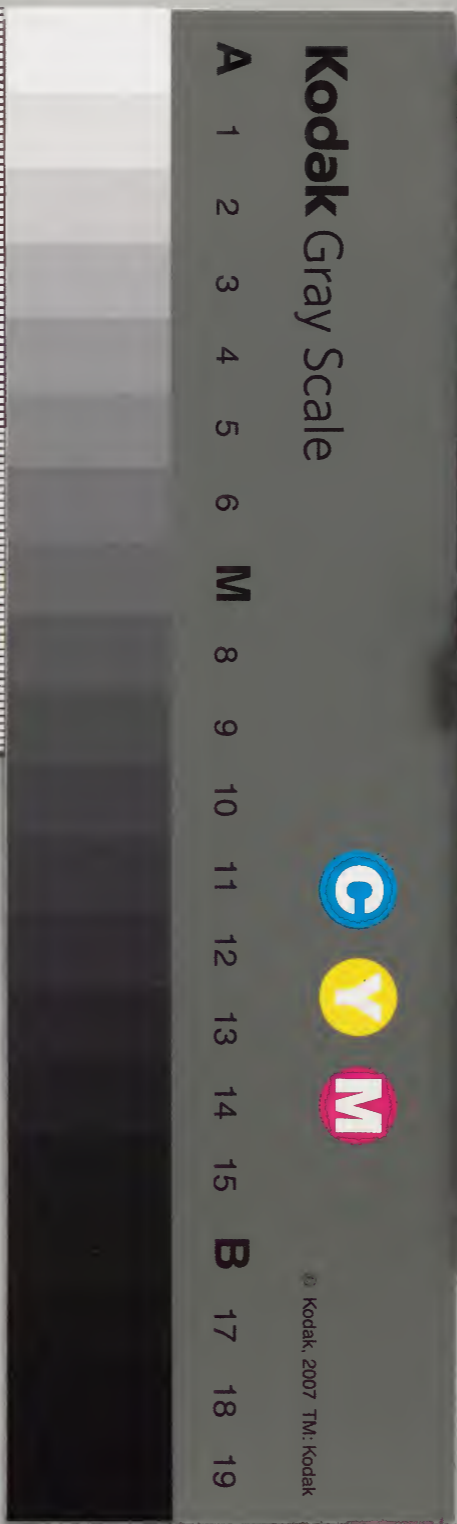
			三四九	漢書門
		五六三		
五册	四架	六函	三號	類

原文閣内			
三六函		三四九	漢書
	五册	六三號	
二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3	
冊數	5 (4)		
函號	316	5	

刑集平三號

共五



日帖圖

晦菴

文抄卷之五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為亢爽可喜。意前入為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為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為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為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

淺草文庫

味

爲澆已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亡不爲已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彼者。乃亦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

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爲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於其間。願得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哀其愚。不以爲不可。即日減省少府用度金錢。屬工官無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既受賜。則相與群議。所以欵藏守視。

出內涼暴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如章。熹竊惟公之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幸得以菲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公所出教。而并叙其指意如此。揭之以示縣之父兄子弟。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末末不怠。此熹之職守也。

射圃記

同安縣西北門射圃者。監鹽稅曹侯沈所爲也。紹興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曹侯與予

備西北。異時寇至。常陷西北。然則曹侯與予所守者盜衝也。侯一日與予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吾屬。死無處所。不可不勉。則分背去。行所部。恒勉慰飭喻。吏士皆感奮爲用。侯又曰。兵家有之。曲道險阨。則劍楯利。仰高臨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爲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今蜂蟻之屯。雖未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徇我以死亡。我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斥以爲射圃。表六十步。三分其表而廣得一焉。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

盜雖已潰去。圃因不發。間往射。如初。侯謂予是圃之作。吾二人力也。衆人不能見。將然。其以吾二人者。爲無事而勤民矣。蓋記其意。以視後。予曰。諾哉。曹侯字德廣。武惠王諸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慨然有志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熹仲晦也。時爲主簿於此。是爲記云。

蘇丞相祠記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爲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

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毘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會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壹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

人云

畏壘菴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解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爲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庫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蔓藥盆荷之屬又皆列峙於庭

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折除井竈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爲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者庶乎康桑子之居畏壘也因名予居曰畏壘之菴自是閉門終日脩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旣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康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旣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

又謂凡周所稱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
云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
奇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卑陳氏陳
氏世為醫請予記者名良傑為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
云○拚音奮也

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癸
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群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
往一觀以兩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太來

錢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楮州熹伯崇擇
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
四日自嶽宮至楮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
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
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
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
之暮熹諗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
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
然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

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群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況乎離群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警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

以詔毋怠。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丁亥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

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餓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

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平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效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

役於是得籍富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子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珩亦廉平有謀請得與拜力府以子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揚之楣間以視來者

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緘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警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知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

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平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傲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

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為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纔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為勝。水自西谷

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
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爲
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
潺。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
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漢湧
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
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廬山一峯。獨秀出。而
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
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

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
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
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
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旣皆賦詩以記其
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
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
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廬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群峯

上蟠中阜下距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全入
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
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
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
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
入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
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
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
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颯麗。

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
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復旁綴。水出其下。淙散
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
石如巖。齧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
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
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
趣。又北挂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
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
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

澗中諸懸木爲最長徑當其委。踞揭而度。回視所歷群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矜子巖者。桂牙突元如在天表。然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牕可坐可卧。以息游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磨石池。山楹築園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植西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

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稍徯峯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々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卽

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既卽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
屬杉徑西入崦西崦有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
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谷口
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壁兩原之水合於其
前出為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坂東
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巔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
處劣丈餘四墮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
俯而四瞰面各數有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漢昏
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

曰赫曦亭張伯和父為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為不足
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水
氣辛烈可已疢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
成坎大如栝栳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
為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崱嶇古木彌覆藤耳蒙
絡最為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
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岫嶂峯下石崖隤下水瀉空
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
勝比两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

觀由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巔巔下瞰絕壑古
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為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
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
不耕皆以質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嗜藝者可以
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為崇安建
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
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隩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
思者棄官樓道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
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衣巾

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
而登皆緣崖壁接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
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
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
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
然予嘗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
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
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
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

勝如此拜為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
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
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
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
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
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
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
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
既望晦翁書○具顯願用力貌湛沈同儻音儼上大下小也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其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光子
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
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
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喜來
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
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
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守禮不
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卜急害道

尉允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迹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寐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

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

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天○聽古斤字後同

芸齋記

友人徐无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窓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間名於熹熹故為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最為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內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熹言為然故書以遺之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記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為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為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弦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庭，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業焉。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

祭用畢，脩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鬻拚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為之名壑田，立儺舍，日及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頷嘆言曰：今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

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群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為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率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

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禮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將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為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衮衮不窮。蓋常有意。管兵萬里。為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

切治理為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睢音灰。眈音眈。

卧龍菴記

卧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說卧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

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真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卧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持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負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綬。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

之義書漢丞相諸葛公之象真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
爲賦詩以記其事。然卷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
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
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
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
其上。旣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彿從
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侵。因榜之曰起亭。以爲龍
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婁
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叙其作與本末

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侵如字五穀不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卽以病衰。未克逞其
志于四方。獨聞廬山之奇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徇
佯於其間。意嘗欲一往遊。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
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
奇恠。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
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
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脩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

以耕戰之策于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菴故址于卧龍瀑布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踰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爲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卧龍。以祠諸葛丞相。蓋少識其意。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爲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爲人。而重歎其既老無

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既罷郡。來宿卧龍。君曰。卧龍之役。夫子旣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能爲我書之乎。予曰諾。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天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旣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

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
倂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
與邑之處士李君縉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
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受授之統。
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
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
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
官爭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間乎命祀也。
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

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
今祠亦旣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
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
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
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
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
大指。則不過與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
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
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

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求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及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為記以為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大成殿之其序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為此邦寬以撫民禮以俟士而所

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為吏者所及也。

瓊州知樂亭記

瓊管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淼之外其長吏常以領護臨中四郡填撫民夷為職委寄甚重然以其險且遠也朝廷往往不暇擇人冒而往者意或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所謂承流宣化為何等事是以其地今為王土數百年而舊俗未盡革論者因鄙夷之以為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教其人蓋深耻之而未有以雪也淳熙八年今帥守韓侯始由經略使察廉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為之正田

畝之籍。薄鹽米之征。教之以耕耨灌漑之法。而絀其官吏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爲陳說禮義。廉耻以開曉之。既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陌。勞來不怠。行之朞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稅。比省民者。於是侯亦自喜其政之成。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爲歲時瞻佇。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詠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愧於王民也。間而以書屬予記。

之子惟韓侯之於此邦。其勤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爲可書也。然其爲政本末之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爲書之以告後人。使凡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爲心。又觀於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侯名璧。字廷玉。長樂人。世以清德顯。云○湫音大填音大鎮音大。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轉運副使吳郡錢公某之所爲。而判官嘉禾丘公某毗陵尤公

表之所徒也。豫章爲江西一都會。地大物衆。而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惛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芮公某。始有聞而閔焉。去之日。留私錢百萬。以諉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施藥物。給病者。淳熙五年。判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田東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寔來。而芮公已爲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

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詒公。則移書芮公。請所留錢。益以已資百三十萬。曾由長定。而又創爲此院。延慶崇和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就。凡爲門五間。堂三間。挾以便房。中爲丈室。東庖西園。左右廡各五間。廡深三尋。脩七尋有半。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涼煩鬱。胎治有工。藥石有劑。其不可瘳者。亦予槨。積以葬。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聘幣。不以入千家者。合之爲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壑。

爲田千有一百十一畝。歲入租爲穀九百八十三斛有奇。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堂上旣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去矣。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爲者。而歎之。然猶以院在門關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於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歸德佛會廢址。而遷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六頃。又市鍾陵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錢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無所憾焉。於是臺之群屬與郡吏

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蓋崇寧之制。凡安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其有曠闕。非將漕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爲至。出義錢以輯成之。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憫惻之深。計慮之遠。浪然若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爲之。其制愈脩。而愈密。其惠亦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漏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旣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効。又足以警夫職

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因不復
辭而為書其本末如此既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訟
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為始終十年
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錢公又嘗奏免贛
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為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
千有奇兩州之人尤歌舞之今以祕閣修撰知發州事其
救飢之政亦為諸郡最云○謀從同權音胃小權也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

州群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
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
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
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
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
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為四壇而屬其役事於
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
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
雷師居後少欲壇皆三成有遺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

文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
其辨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
不復殺前二壇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文五尺後二壇
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圭
崇二尺五寸方尺刻其上培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
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廡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甃而植以
三代之所宜木亦既練時日屬察更修祝號以告于神而
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
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懷也燕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五土之祗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
之祗能生五穀者而右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兩師
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
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
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兩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
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
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
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
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

參訂討論者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

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委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為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由因為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農勸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隄祀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為無有不盡其心也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它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

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
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
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
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
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
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
若干乃喟然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
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
游卒歲而無之絕之慮既而學之群士十餘人相與走予

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不知
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
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
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土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
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之
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
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
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
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

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主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薨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

為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求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為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龕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子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不百同不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爲小官，即切
切然以天下事爲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幾冒都城。
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爲言者。公時
適爲左史，以爲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
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
闕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
計已決。虜圍既迫，群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爲幸免計。公
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來，
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

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公爲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
常之變，日夜圖回，所以脩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
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
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
宮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
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
公之忠義善略，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
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
肖公之象而奉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

妥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頌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

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

玉山劉氏義學記

始予守南康。鄰境德安有宰焉。為政一本儒術。甚以惠愛得其民。歲飢。為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顧民狼顧。相驚有逃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為若等。力請於州。必蠲十七者。今寧委印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為異鄉鬼也。民間是令下。為之感泣。復相與携持而歸。乃具衆情。白州若部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竊心善之。而問其邑里姓名。則

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德安而縣屬者每遣掾史
循行則必戒使謁劉侯觀其荒政所施以爲法於是劉侯
之惠不止行其封內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無
流亡殍死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謁劉侯之館而拜賜焉
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爲君子人也後數歲予以
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懽一日
慨然語予曰吾家本單貧而入仕又甚晚顧無以仁其三
族者間嘗割田立產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人之
願學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樂以其資來助者而吾猶

懼其或不繼也則又出新安餘俸爲之廢舉居積以佐其
費而凡所以完葺丘壟周恤族姻者亦取具焉旣已言於
吾州而邦君吳侯樂聞之爲之出教刻符以詔吾之子孫
使毋違吾志吾子雅知我其爲我記之以告其數且學於
此者使知有所勉焉予聞而歎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
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
唯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爲州里災害
則是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六
品家雖溫而產未能千金顧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是則

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為無本
而豈徒以聲音笑貌為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記之如此雖
然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為文以干祿利而求溫飽之
云哉亦曰明理以脩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
已矣群居於此者試以此意求諸六經孔孟之言而深思
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負劉侯之教也劉侯名允迪字德華
今以朝奉郎參議公海制置使軍事云淳熙十有五年秋
九月己未記

壯節亭記

淳熙己亥歲子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迹得故尚書
屯田外郎劉公疑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
清名高節著於當時而聞於後世暫而挹其餘風者猶足
以激懦而律貪顧今不幸饋奠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
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為作小亭於其前立
門牆謹扃鑰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群吏諸生而祠焉郡
之詩人史牘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
意因屬友人黃銖大書以揭焉自是以來東西行而過是
者莫不顧瞻起敬而予亦自以為茲丘之固且安可以久

而不壞矣。紹熙二年歲在辛亥，予去郡甫十年，而今太守章貢曾侯寔來按圖，以索其故，則門墻亭榜皆已無復存者。為之喟然太息，即日更作門墻築亭，其間益為回厚，先闕以支永久。又礪巨石以培其封，植名木以廣其賴，求得舊榜，復置亭上，歲時奉祀，一如舊章。且割公田十畝以界，附近能仁僧舍，使專奉守，為增葺費，而又以予為嘗經始於此也。以書來曰：願得一言以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者所為拳拳之意，而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於世教之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

法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如此云○賴音賴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貴溪之水其原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玉山之鎮頭者合為大溪，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少西迺折而北。大溪之南有小港焉，出縣東南境上，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居民行客之往來者，故以舟楫為三渡。自縣治西南絕大溪者，曰中溪，當其西流北涉之處者，曰鑿石小港。水落時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其深廣往往自倍，而亦為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時過港，常為橫波所蕩擊。

人力不得施鑿石則水觸西崖闕怒騰變其險為尤甚故
二渡者歲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欲為浮梁以濟久矣而
役大費廣無敢唱者今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則陰計
而嘿圖之久之迺得縣之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
大姓聞之有以錢為連環巨緡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
林竹十餘里以獻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於是李君
乃相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湍者以為唯是為可久遂以
紹熙三年六月始事民謹趨之不百日而告成兩崖礧石
為磴道高者五百尺卑者亦居其五之四橋之脩九百尺

比舟七十艘且眠水之上下而時損益焉又維十舟以梁
小港作雙艦以航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春夏免漂沒之虞
秋冬無病涉之歎其功甚大而費則省蓋其規撫籌畫一
出李君主吏工師拱手受成不能有所預也既又留錢五
十萬於明覺浮圖氏使自為質貸而歲輸其贏五一以奉
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來道邑人之意請予文
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方之往來者
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達用無
不宜又非獨此為可書也姑以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

使其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脩之。是則李君與其邑人之志也。○巨居登切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子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于郡守徐公。喜。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為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歛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為之。於其縣善奉開寶諸鄉。凡為

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猶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視貸籍。無命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

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畜。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筭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况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

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

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於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暇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卽其學官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貧爵釋菜以安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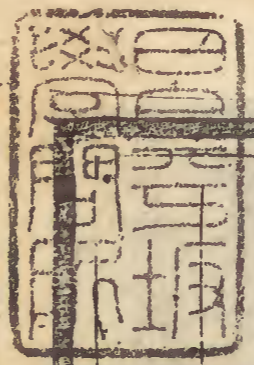
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比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誦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定民之効蓋有不

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

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事。無廉耻。而嘗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盼位次。又改稱吳公云。及音繼道崇也

晦庵文抄卷之五終

五十四



五十四

